

忘年“友情”

退休的前一年,我抱上了孙子。那年是羊年,孙子的小名就叫羊羊。

很快,羊羊会走路了,我常常带他在家附近走走看看。

看世界,在于“看”。我有意识地开发羊羊的“观察”事物的能力。雨后的夏日,我和羊羊来到太湖广场的荷花池畔,我们一起观察芦苇、荷叶和下水鱼虾的变化,并相互交流……回家后他在日记上写道:“下了一场大雨,荷花池还是闷热。看不到游人,只有一只流浪狗趴在池边树下乘凉,舌头伸出很长,不停喘气。风来了,芦苇在摇动,好像在向我招手。荷叶上的雨珠,就像一颗颗珍珠在滚动……”我用掌声鼓励他。暑寒假,我习惯了和羊羊同步阅读同样的书籍,一起探讨读后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小学六年,羊羊在“二泉杯”征文比赛中多次获奖。

玩,是儿童的天性。羊羊上小学之前,我一个劲地陪他玩:追蝴蝶、追小鸟,玩公仔、搭积木、踢皮球、堆雪人……在玩中融洽爷孙情。我教他唱的第一首儿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“六一儿歌”。我领唱,他跟唱:“六月里花儿香,六月里好风光,六一儿童年,歌儿到处唱

……幸福生活哪里来?要靠劳动来创造!”我叮嘱他特别要注意最后两句:劳动创造世界,劳动最光荣。长大了,衣食住行都要靠自己的劳动。尊重别人的劳动,就是尊重自己。

人家都说爷爷与孙子是隔代亲。我对羊羊“爱在心里,行在关怀上”。羊羊傍晚放学,我习惯带点水果和小点心给他充饥。每到数九寒天,我常在家提前一小时做好鸡蛋葱花饼,用保鲜膜包好,放在棉衣内口袋。对孙子,生活,体贴入微,关怀备至;“爬坡”,处处搭桥铺路,注意点滴进步。

幼儿园举办亲子活动,我踊跃参与。在“手拉手交朋友”活动中,我和羊羊一同“穿针引线”“踩石过桥”“抛接皮球”,爷孙俩的笑声不断。

打那之后,我与羊羊以心换心,交上了好朋友,彼此以“老朋友”“小朋友”相称。

羊羊上小学、初中之后,每日与之密切接触的时间只有候公交车和乘车的一个多小时。我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与羊羊对话交流,把他每天的“活络脑筋”一一化解,让他次日轻装上阵、专心学习。

升入初中后,羊羊的外语、

数学一时感到吃力。一天放学路上,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指着他骂:“你这个学渣……”一旁的我发现羊羊怒火万丈,把书包往地上一掼,对我说:“老朋友,那个同学辱骂我!”待他冷静后,我对他说:“小朋友,人家骂你,说明人家学习比你,你有差距。要主动与骂你的那名同学相处,不要与人为敌。”于是羊羊暗下决心:一定要通过艰苦努力赶超。后来他改进了学习方法,注重提高学习质量,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得到了提升。那年期末大考中,羊羊的总分名列全班第一。他在题为“我的成长”的作文结尾写下了感悟:“成长难,难在悟道难。悟到了,成长就不难!”

如今,羊羊已是高二的住校生啦,人长高了,也懂事多了,当然,见面机会少了。但羊羊还是不忘爷孙情,时常发微信来问候、放假来看望我这位大朋友,且语气很友好。去年我腰痛复发,一个多月卧床不起,他得知后,赶到我的老宅慰问,并动员我下楼走走,适当运动。在他的鼓励和陪伴下,我拄着拐杖试着下楼走动。不久,毛病逐渐好转。

(杭越)

母亲的手

母亲的手是一本书,有时能听见时光翻动的声音,“沙沙”在梦中响起,不觉间风吹雨落,思念缱绻。

母亲的手不像女人的手,它粗大厚实、布满老茧,没有半分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”的模样。我小时候,家里的杂事全落在母亲肩头。扫地拖地、提水浇地、洗衣做饭……她握紧了生活粗糙的一面,手也渐渐失去了敏感与柔嫩。她可以在刺骨冷水中洗菜洗衣,也能在滴水成冰的日子大开大合地扫雪。慢慢的,她成了强大的代名词,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对她而言就像是蝇虫一般,随手就能拍死。

当然,这样一来,母亲的巴掌也更有力量。一次,我不想上课,装病在家,被母亲发现了。她二话不说,便抽了我一耳光。半边脸立刻麻木了,灼痛感直逼脑海,于是涕泪汹涌而下。但母亲并不心软,我哭得越大声她的巴掌就越响,最终以我的一败涂地收场。那几天,我的脸肿得很难看,母亲也有些愧疚,以后便再没打过我,而是换成用戒尺打我的手。于是,我的叛逆期还没到来,便已被母亲提前扑灭了。

母亲的手虽然有力,却也很灵巧。印象中,母亲总喜欢在午后阳光斜照墙角的日子里,坐在板凳上边晒太阳边织毛衣。戴着一副老花镜,银亮的长针在指尖纷飞,织出一件件温暖的毛线衣。母亲从不讲究花色,衣服全是纯色的,不会有什么花样,却一定保暖。无论地上的积雪有多厚,无论路边的树怎样瑟瑟发抖,我只要把手缩进袖子里,毛线衣就会形成一层春天的屏障,把所有的冷风都挡在外面。母亲把阳光的温暖用她宽厚的手一点点缝进了针脚,于是衣服里贮存着无尽的热力,守护着我一年年地成长。

我受了凉发了烧,母亲就会让我躺下,给我按摩穴位。她曾跟着中医讲座学了很久,对经脉和穴位记得清清楚楚。母亲的力气很大,粗糙的皮肤抵在我的身上,指关节旋转、按压,让我酸痛难忍。“通则不痛,痛则不通”。母亲一边念叨着,一边又使上几分子力。如果我在受不了,母亲就会拿来刮痧板,抹点油,顺着经脉给我刮痧,一定要在我的身上留下多处紫印才罢休。虽然知道这是她对我尽早痊愈的关切,但无奈那份疼痛总让我大汗淋漓,着实不愿去接受。

如果我病得较重,只能躺在床上休养,母亲就会给我做一些滋补品,比如鸡汤和银耳莲子粥。她的手艺很好,即使是一碗炒饭也能翻出新花样。母亲最喜欢按中医讲座推荐的方子做一些药膳,印象最深的叫阿胶膏,满满一大罐,因为含有黄酒,所以母亲不允许我多吃。但那份醇香滋味总让我忍不住偷偷去吃,直到有一次吃得太多,上火了一星期……

前些日子网购了一盒阿胶膏,装在拳头大的小瓶子里,只有几勺的量,味道也不浓。我不由想起了母亲做的阿胶膏,想起了母亲的手艺,想起了有母亲相伴的童年,一时间,思念落满了南山。

母亲的手焐热了我的生活,我的人生也握紧了我的深情、我最真切的怀念。

(仇进才)

甘愿被“啃”

读过不少批评子女不该“啃老”的文章,其提倡子女们成人后应自立自强的观点没错,但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。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能也不会以金钱计算的,但我国的国情是:父母多余的资产,百年后终究是留给子女的。更何况有不少普通家庭,父母的退休金还高于子女的工薪收入。在我看来,父母把积蓄的钱趁自己健在时“补贴”子女,是心甘情愿的,是对子女的一种关怀,子女能心安理得接受,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以孝行报恩,增稠亲情。

就以我家庭为例:在个别邻居眼中,我儿子肯定属于啃老族。我和老伴退休后,以多年积蓄为儿子买房买车办婚礼,后来儿子、儿媳一直与我们和睦生活在一起。如今,孙女已5岁,我还是一如既往把一家子的伙食费、水电费全包了,每年还给孙

女交少儿平安保险6000元。小两口上班,我和老伴在家带孙女、当“幼教”……老两口打心眼乐意给子孙付出,因为这是寻找老来乐的一种心理慰藉。

如今,像我们这些退休老人,大多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。有位老人说得很生动:托国家政策的福,每天早上醒来一睁眼,就有百元大钞从天而降……老两口除了日常生活开销,或多或少总有积蓄。按传统观念,父母百年之后,余下的钱财还不都是子孙的么!与其到病人膏肓时才给子孙,不如趁健在时乐得用来与子孙共享,增添天伦之乐。此乃以心换心,相信子女们也会孝心常在。

事实一如我期待的那样:5年前我重病住院,儿子白天上班,就由老伴陪伴,夜间儿子服侍我。因为手术我全身麻醉,大小便失禁,都是儿子替我清洗,

我有一言

他没一句怨言。儿媳临盆在即,仍挺着大肚皮为我炒菜送饭……我和老伴由衷感叹,平时我俩全心全意为小辈付出,值了!

“中国式父母”慈祥、忠厚、勤奋、辛劳、节俭、克己……对子女的爱却毫无保留,甚至将这种爱辐射到儿媳、女婿身上。要说真有“私心”的话,就是由此获得一份保险——小辈的陪伴。常有小辈陪伴在身边直至终老,是为父母者一生最大的福气。

(菜根廖)



乐龄“悦苑”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,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,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,您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;桑榆未晚为霞满天,充实的退休生活中,您可能一边莳花弄草、跳舞唱歌,一边舍给弄孙、安

享天伦;也可能或悠游四方饱览胜境,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,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,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,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:lelingwx@163.com,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